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

周禮補亡六卷

衍聖公孔昭燾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閩書作同安人未之詳也是書本俞庭椿王與之之說謂冬官一職散見五官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五十九地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秋官之屬五十七冬官之屬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而兼攝相半如掌葛徽絺綌掌染草斂染草之類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說皆自信不疑周禮一書不過闕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間俞王二家倡爲異說而五官俱亂葵又從而推波助瀾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今諸書散佚惟此書爲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據葵自序書蓋成於泰定丙子癸年八十一矣虛殫一生之力使至今談周禮者稱俞庭椿爲變亂古經之魁而葵與王與之爲孺助異說之黨不亦俱歟其書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題曰周禮註其一卽此本不分卷數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註曰一作周禮補亡案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補亡之名著錄焉

周禮集註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謂冬官不亡大約沿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及晏璧僞託吳澄之說臆爲竄亂如引邱葵說謂太史直筆而書爲天官之屬無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讀禮書而協事又曰以書協禮事又曰執其禮事然則太史當入春官經有明文可據唐職官志以太史令屬禮曹是其遺意今并入天官旣不通經且不明史矣又如引僞本吳澄考註說謂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當入教官之屬不知諸子之職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蓋主以戎

事諸國子故隸司馬今徒以修德學道之語并入司徒則夏官都司馬之職曰掌其政學亦未嘗不及於教將並移入司徒歟是皆妄取前人謬戾之論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後義例率不能自通徒爲談周禮者所詬病耳

周禮定本四卷

兩江總督
阮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茲編亦其所著梓溪內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說而參以僞本吳澄考註復以己意進退之凡爲五官敘辨五篇六官圖說一篇周官別僞一篇周禮正經六篇刪舊本考工記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鄧長里宰鄰長上訓誦訓司稼草人稻人場人閭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稻人旅師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升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蜃春人舍人倉人廩人遺人委人囊人夏官之掌畜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還師司勳量人以屬冬官明史芬本傳稱芬精於周禮嘗謂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於是經可云篤信夫俞氏之書爲荒經蔑古之祖芬不能訂正其謬乃噬其已燼之焰而更加厲焉甚且刪削舊文十幾二三自命曰定本偵彌甚矣

讀禮疑圖六卷

兩江總督
阮進本

明李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辨論周禮賦役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說以爲戰國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疑周禮者爲圖辨之後三卷依據孟子立斷因及後代徭役軍屯之法論其得失大旨主於輕徭薄賦其意未始不善其說亦辨而可聽然古今時勢各殊制度亦異有不得盡以後世情形推論前代者至其牽合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欲改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文謂四當作五又增四都爲同一語則更輟轉竄亂矣蓋本傳姚江之學故高明之過其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記述註一卷

福建巡撫
阮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此編因考工記一書文句古奧乃取漢唐注疏參訂訓詁以疏通其大意

於記文皆旁加圈點綴以評語蓋仿謝枋得批檀弓標出章法句字法之例使童蒙誦習以當古文選本於名物制度絕無所發明未附考工記圖一卷亦林希逸之舊本無所增損也

周禮訓衡二十卷

訓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深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書略無考證而割裂五官歸於冬官則沿俞庭椿輩之謬論無足錄也

周禮因論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脩墨守已著錄是書以民極爲周禮本原蓋本葉時禮經會元之說謂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周禮蔽以一言曰爲民極也其駁夏休井田譜之妄亦卓然有識然其文如語錄寥寥數條未爲詳備不足以言詁經也

周禮發明一卷

江西巡撫孫進本

明沈瑤撰瑤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編於六官之後各爲總論一篇冬官一職則雜取司徒之屬補其闕蓋用三禮考註之本所錄經文頗多刪節所謂發明者寥寥數頁亦僅如鄉塾之講章

周禮述註六卷

編修鄧際唐家藏本

明金瑤撰瑤有六爻原意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己卯前有瑤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條謂周禮之文爲漢儒所竄改其中有僞官亂句悉爲考定別以陰文書之大旨本元吳澄三禮考註明何喬新周禮集註之說而又以臆見更定之其補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議改文議二篇即評論二氏之得失者也案冬官不亡亂入五官之邪說倡於宋俞庭椿益之以元之邱葵皆變亂古文爲經學之誣賊至吳澄三禮考註本晏璧所僞託實亦沿三家之流弊何喬新之集註又其重僞也瑤未見俞邱之書遂奉吳何爲鼻祖所定僞官亂句諸條若親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無稽更不足辨矣

周禮說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徐卽登撰卽登字獻和又字德峻號匡岳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書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載考工記末一卷爲冬官闕疑蓋亦取俞庭椿之說但尙未敢改經耳然明言某官移易爲最允某官移易爲未協已毅然斷爲當改矣何闕疑之云乎

批點考工記一卷

內閣學士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取考工記之文圈點批評惟論其章法句法字法每節後所附註釋亦頗淺略蓋爲論文而作不爲詁經而作也

周禮完解十二卷

浙江吳王馬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亦謂冬官散見於五官而又變幻其辭謂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穿鑿尤甚中間橫生枝節不一而足如典瑞職王晉大圭執鎮圭晉卽摺字鄭眾註本不誤賈疏云摺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其義亦最明而敬謂接見曰晉晉進也行禮從容漸進如日之升以附會於經文朝日之語果終歲如是乎此亦務勝古人之過矣

周禮存本訂註六卷

浙江吳王馬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憲莆田人萬歷中以蔭官太僕寺寺丞是編自序謂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吳澄何喬新五家補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消五官自存冬官自闕何必強臆以亂成經因取古本訂正之其持論甚允而附葉時冬官補亡一篇於考工記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說又自相矛盾矣其註亦皆揣摩文句無所考正非解三禮之法也

古周禮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是書謂之古周禮者自別於俞庭椿諸人之妄本也其註皆鈔撮

舊文學能通貫然暖昧殊守一先生之言視他家之變亂古經與其妄也寧拘矣

考工記通二卷

浙江吳玉
撰家藏本

明徐昭煥撰昭慶字穆如宣城人是書凡例有曰此註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其囿陋云云今觀其書多斤斤於章法句法字法而典據殊少則凡例蓋道其實也其中時亦自出己意攻駁前人如貉踰汶則死此汶本齊魯間水陸德明音釋不誤而昭慶謂此是岷江不當音間引史記爲證不知史記固汶與岷通未嘗以考工記之汶爲岷山也

重訂古周禮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編不用俞庭樞改本與邵兆玉相同其稱重訂當卽因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敘官於惟王建國之前亦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漢藝文志是書原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記未免割裂聖經不必妄爲補綴而六卷仍列考工記乃自違其說其註釋多剽竊朱申句解體例尤爲猥雜殆庸劣坊賈託名未必真出仁錫也

周禮註疏合解十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張采撰采字受先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臨川縣知縣福王時爲禮部員外郎明史文苑傳附見張溥傳中采與溥爲復社領袖在當日聲望動天下然此書疎淺特甚豈亦託名耶

讀周禮略記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不全錄經文但每段標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註於漢唐舊說頗不留意如稻人下駁鄭氏每井九夫苟加一夫以治溝洫不知苟加一夫卽所謂開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獵九經而三禮則用功較淺云

古周禮釋評六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存目一

三

明孫攀撰琴字士龍宣城人是書因朱中周禮句解稍爲訂補別以音釋評語標註上方如村塾讀本之式均無足採惟當明之季異學爭鳴能不刪削經文亦不亂亂次序競競守鄭賈之本猶此勝於彼焉

考工記纂註二卷

浙江巡撫孫進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縣人是書主於評點字句於經義無所發明名爲纂註實僅勸襲林希逸考工記圖解之文其誤亦皆沿林本惟經中軌字皆改爲軌獨與林本不同考詩飽葉篇疏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軌前也軌聲九軌聲凡軌人之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軌前也大馭王祭兩轅祭軌乃佚古書軌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軌小戎傳曰陰掄軌也箋曰掄軌在軾前垂軌上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軌也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塗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也是二字辨別顯然林希逸圖解尚不誤今明哲於希逸之誤皆襲之其不誤者轉改之亦可謂不善改矣

周禮說略六卷

浙江吳玉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禮之中偶有所見卽摘其一節一語而疏之以非解全經故云說略書中多引郝敬之說則在敬以後矣大抵議論多而考證少如謂官屬三百六十以象天今儉其數乃贏其一如易之大衍虛其一也可謂穿鑿無理又如牧師孟春焚牧仲春通淫與月令季春游牧不合蓋鳥獸羣尾多乘春氣經特略舉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無幾不必過泥而此書謂月令爲秦時書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故後周禮一月不知秦地卽周地無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見其隨文生義不能深考事實矣

周禮文物大全

無包數浙江巡撫孫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其版爲藍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屬次爲制度器物諸圖終以諸儒傳授圖大抵轉相勦襲寫失真如王宮制圖外朝爲政民三詢之地雉門爲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應在雉門之外而此圖列於車門之外他若裘冕無旒六轡未備壇壝市肆亦弗詳載蓋鄉塾免國冊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楊甲作六經圖其周禮圖

曰文物大全與此書之名相合又 國朝盧江盧雲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經圖重爲編輯其周禮圖亦曰文物大全然楊氏圖凡四十有三盧氏圖凡五十有一均與此本不符疑坊肆書賈於盧氏五經圖中摘其周禮諸圖而稍稍竄亂之別爲一書以售其欺耳

周禮訂釋古本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前有康熙丁丑自序大抵宗俞庭樞之說而小變之謂冬官未亡而不必補考工記之文奇變而軌乎法非周公莫能爲之虛其官而詳具其法官省則繁費減法詳則凡事有作五官可以兼攝冬官可無設也其說甚巧然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周公安得稱鄭之刀又安得稱秦無廬是開卷卽無以自解更奚論其他也其解九賦云邦中四郊卽鄭遂地是併百里爲郊六鄉在遠郊六遂在甸之異亦未詳考惟遂人溝洫說云遂人所謂十夫者十井之夫也其云十夫有溝則疑十井之遂同歸於溝也故匠人謂之井開既謂之開則非一井可知較舊註差爲明晰耳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卽是書其分卷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間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註甸

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卽公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是周制甸服貢重尙不過四分之一而邦國所貢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爲王之所食與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別生異說似未貫洽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鄙也愈乃曰四縣爲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況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縣爲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尙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縣爲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九舛誤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鄭讀乘爲甸謂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轂故書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則與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繼禹敷之毛詩敷作甸敷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乘甸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卽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卽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裝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情陰錄已著錄是編於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王濟曰三舉所以增一舉者爲助氣以行禮而世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豈茹素之謂乎樂師職吹舞敔之爲羽無可疑者而世沐獨取先鄭祓除之義亦爲未合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爲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尚書與周禮然古文尚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徵而牴牾有證吳棫所疑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尚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濫賦斂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齏至於非殷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疾明末諸臣屈身國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或問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一官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冢宰一論周禮與尚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官名官職同異一論人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入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閒田一論周官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繆一論與他經同文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蓋亦其門人所誤題也其持論是非相半如小宰紀六官之屬各六十賈疏謂指官正至夏采諸職奇齡謂經文其屬六十乃據六卿本職之下所屬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長官如後世所稱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

所屬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無闕溢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擬於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數則肆師下大夫四人卽爲屬官如後世所稱曹郎矣乃肆師之職曰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賈疏曰肆師與小宗伯同爲中下大夫命數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據此則肆師明爲宗伯副貳之官卽經文亦明云肆師掌禮治事如宗伯之儀今奇齡必屈肆師爲屬吏同於後世之曹郎其說似弗能通奇齡又以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於王制孟子遂據周禮謂封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卽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約爲之制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與子男以是爲差其說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則奇齡所謂公不過五百里者則已過之矣加封之制不應已創之而已又墮之也故司勳文曰凡賁無常輕重視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數矣奇齡立論大率類此其他不無翼經之說然以爲戰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爲劉歆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

滿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名曰節訓蓋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旣非完本所輯註文亦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備兔園之一冊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一編考工記爲一編各分爲第世亦兩本別行然前有顧琮序稱合考工爲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爲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所竄因力詆康成之註若太宰以九賦敘財賄鄭註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卽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國牧孳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卽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卽虞衡之貢也閭閻藪牧卽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孳婦臣妾閭民卽邦郊甸稍縣都之

今人考載師首言周歷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畫明別國歷於甸稍縣畫之外則九職之國固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也。以九職之圖牧嬪婦臣妾閒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而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圖國數牧嬪婦臣妾閒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卽以斥鄭註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註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出入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註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府既云斂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錫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紬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後代封樁畱州諸邑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荀襲宋人之說猶以鄭註口率出泉爲厚斂此因未流而病其本也又戶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匡解曰賦酒其幣鄉正保貸又管子發穀屋辟故窮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註曰除通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已責遽蠲救之考責卽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傳別鄭註稱責謂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故房元齡註管子責而食者幾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爲王莽創制談談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註倍貸謂貸一還二

此所謂橫斂也若以國服爲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爲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苞亦指爲割款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通計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一而少強耳賈疏引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勢遠者遠故也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爲九等荊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二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詆經文亦爲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義以行私故鰓鰓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爲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託不在聖人之制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

安微巡撫
孫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己見分別僞辨惑二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

湖南巡撫
孫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朱子會稱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鑑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證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蹟曼衍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家人權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穀病俞庭椿以後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二十有一其與炤相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匠師工師舟牧工正圻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爲文

炤所未載殆由未見與書歟

周官翼疏三十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是書彙輯漢唐宋明以來及國朝李光地顧炎武方苞之說分爲五部凡疏解經義者曰正義於本義引伸旁通者曰通論考訂註疏之失者曰辨正綜列後世事迹援史證經者曰餘論別著新義以備參考者曰存異書各六卷而總以翼疏爲名其正義六卷則又每卷自爲上下皆採輯前人之說不以已見參之書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條例十二則

周禮會要六卷

侍講劉亨
世家藏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號九溪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以周禮註疏浩繁但約括諸家略疏字義以便讀者其凡例稱經文一字不遺亦一字不動然敘官亦經文也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矣

周禮質疑五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學詩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禮舊註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間亦取後代之事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爲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註疏不敢輕詆知禮不可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

周禮輯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註若謂匠人達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司徒鄭註菊加之說此類皆襲前人緒論不足深求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禘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鼻諸臣之所昨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鼻對舉則舟鼻皆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爲上尊盛三斗六尊爲中尊盛五斗六尊爲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白彝器也郭璞註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爲上

疊爲下向居中然則疊本下尊不待 兆錫申說若以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葬尊 疊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葬於維彝鳥彝則曰裸用於獻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疊則曰諸臣之所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疊對舉謂舟與疊同而不知皆有疊句下有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明文此舟疊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注云設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棨士側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蓋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謂舟宜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一百里男一百里爲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出軍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爲無見然遽詆鄭元爲過始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拾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太潛撰大清安溪人是書採輯註疏及諸家之說開附以案語然於禮家所聚訟者如幣餘之賦馬氏與林孝存王與之之說不同井田之法孟子與漢志不同九獻之禮諸儒各異皆採其說不加論斷書中多載李先地說蓋大清爲光地之族云

周禮三註粹鈔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宸撰辰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諸生是書詮釋周禮而不錄考工記其冬官補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其後王次點邱吉甫皆因之吳草廬遂爲考註云云是所據之本爲俞庭椿復古編則所謂三註當卽指王邱吳三家而書中不標名氏直以己意融貫成文又多迂闊不情之論爲三家之所無莫明其體例何似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論治法道法無一字及著書之言

附錄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會稽人紹興中進士樓鑰序云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亦未詳為何官也其書因井田之法別以己意推演創立規制於鄉遂之官聯溝遂之縱橫王侯之畿疆田萊之差數兵農之相因頒祿之多寡門子遊庠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廟之位城郭內外之分以及次舍廬室市廛大敘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車和門八節皆摹繪爲圖若真可坐言起行者其考訂舊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萊田以時治之而已不必盡耕作也以其蒔蒔之利柴蒿之屬刈之復生采之復出也不然旣不謂之易則一家之力豈能歲耕田百畝萊二百畝蓋萊者刈穫之名虞人萊所田之野是也又曰庶人受一廬耕百畝適長用力所謂可任用者家二人適子之適力復及耕則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謂之餘子雖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則亦三人故庶子謂爲餘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爲國地方百里則可以爲國春秋蕭同叔子何休註以爲國名是也又曰五十里爲則大宗伯曰五命賜則註云則者未成國之名以漢制考之可見如是之類尙可存備一說至於以管子經言解論語自經於溝瀆爲經正溝瀆之制則附會甚矣夫阡陌旣開以後井田廢二千餘載矣雖以聖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割平城堡驅天下久安耕鑿之民悉奪其所有使之蕩析變遷以均貧富一二迂儒乃竊竊然私議復之是亂天下之術也使果能行又豈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時瑞安黃穀乃爲作荅問一篇條舉或者之說一一爲之疏通證明殆不知其何心矣陳傳良之序有曰其說以不能成都鄙者爲閒田不可爲軍師者爲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皆通論餘多泥於度數未必皆叶似稍稍致其不滿永嘉之學雖頗涉事功而能熟講於成敗此亦一證矣此書宋志著錄明唐樞作周禮論力斥其謬則樞尙及見之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蓋無用之書傳之者少也惟永樂大典之內全部具存檢核所言實無可採姑附存其目而糾正其失如右

周禮沿革傳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諡恭簡事蹟具明史儒

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詒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春官蓋未成之藁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代亦不相沿襲校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卽不目爲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誥亦此意也

右禮類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

內三部附錄二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無卷數

釋宮一卷

通行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原載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然實李如圭作編集者誤入說見如圭釋宮條下

儀禮節解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爲議論輕詆先儒此編九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爲經九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爲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婿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爲無專制之義在婿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卽席于奧耶蓋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荅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荅拜之於理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荅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宜詳公食大夫禮魚腸胃脩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裼襲有衣之裼襲有玉之裼襲鄭註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玉還璋皆以爲易衣加衣之儀觀禮匹馬卓上蓋卓立向前之義鄭註誤以卓爲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鼐若束若綈非以茅爲簠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禮經集註十七卷

山東巡撫探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字蓬元堂邑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是書主朱子儀禮爲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爲主